

洛南月夜

□廉涛

“洛南这地方，还真是个天然氧吧。”说完这句话，同室的冯先生扳过枕头就睡了，随之而来的是他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忽长忽短的鼾声。

我是一个对睡觉环境敏感的人，耳畔响彻冯先生的鼾声，我知道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但躺着总算是休息，好在我的床位靠近窗户，一轮明月正悬在空中，似乎知道我的无奈，如水的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凝视着玉盘般的月亮，思绪和记忆也随着悄悄移动的月亮翻腾起来……

仔细一想，这已经是第三次踏上商洛这方热土了……

2002年清明节前的一个周末，单位同事商量组织一次活动，我想了想说：“听说柞水溶洞不错，镇安的杜鹃正值花季，那边人熟，去那边吧！”同事们不约而同地点头赞同。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驱车前往柞水，一路上我在想，去过桂林的银子岩，见过那里晶莹剔透、洁白无瑕的钟乳石宛如夜空的银河倾泻而下；去过安顺龙宫，见过那里长达15公里的地下暗河溶洞、国内最大的洞中寺院和瀑布；也到过张家界龙王洞，见过那里顶天立地、气势磅礴，有“天下第一柱”之称的龙王宝柱……这秦岭深处的柞水溶洞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当地朋友在一个岔道口迎接我们，带我们径直奔向柞水溶洞景区。

这里不仅有山清水秀、风光迷人的山峰英姿，也有数量众多的喀斯特溶洞群，洞穴系统十分发达，天佛洞、百神洞、风洞、玉霞洞、金陵洞……一洞连一洞，洞洞各不同。形态各异的钟乳石琳琅满目，绚丽多姿，石笋、石幔、石瀑布美不胜收；石禽、石兽、石猴、石佛惟妙惟肖，酷似逼真；石花、石果、石蘑菇、石葡萄晶莹剔透，令人垂涎欲滴……我原以为这种溶洞景观只有在气候水文条件具备的我国西南地区才会有，没想到在离家仅100公里的秦岭南坡却看到了这样的“北国奇观”。我不禁赞叹，秦岭不仅是“众山之祖”，还蕴藏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一座自然艺术宫殿。我情不自禁地咏道：“一步一重别有天，人间仙境不虚传，天工巧剪千百态，妙境谁人不慨然。”

柞水溶洞的盛景刺激着我们对美景的向往，我们马不停蹄，驱车40分钟赶到镇安县城。不料当地朋友说，杜鹃花海在木王镇，从县城到木王镇的路还没完全修好，开车要三个多小时。然而，这并未浇灭我们赏花的热情，一路颠簸涉水，下午4点左右，我们终于登上观赏杜鹃花海的绝佳之处——杜鹃岭。极目远眺，一条沟成了花的海洋，杜鹃花铺满山谷，蔚为壮观。花树错落，碧叶交织，花大若碗，白的似玉，红的似火。这些扎根于山峦、林海、峭壁之间的花儿肆意绽放，带着不拘一格洒脱和野性，宛如彩色云霞散布于高山之上。走入花丛近观，杜鹃花似一个个大花团，分红白两色，胭脂红的杜鹃，晶莹的花瓣上点缀着点点紫斑，白色的杜鹃似由润玉雕磨而成，娇嫩欲滴。越往高处走，花越繁茂娇艳，花树或一枝独秀，或躬身迎宾，或联袂相依，或连片绽放。当地朋友告诉我们，这里是西北连片最大的高山野生杜鹃林，有20多个品种，2万余亩、宽30米连绵十里的杜鹃林带，人称“千山杜鹃”。这里的美容杜鹃最为有名，树枝优美，树叶深绿，花儿又大又美。一朵花达20厘米，花色多变，从初开时的桃红，到繁盛时的粉红，再到接近尾声时的白色，花期长达一个月左右，花开时散发出阵阵清香。杜鹃最盛处，当属怡花台，一株271年的岁月王傲立瑶台之上睥睨天下，盘虬卧龙般的树干尽显岁月之悠悠，成千上万朵胭脂色的杜鹃花开满整个树冠，光彩夺目。

徜徉在花海中，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回到县城，在饭桌上，朋友说：“看来大家今天兴致盎然，意犹未尽，不妨咱们双方出节目，再尽兴。”同事指着我说：“这是我们的宣传部部长，让他先来。”我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思量少顷说道：“商洛名城数镇安，木王风景更娇艳，杜鹃十里红如火，堪誉长安后花园。”话音一落，掌声四起。朋友连忙让服务员拿来纸笔，要我留下笔墨，我连声说：“不敢不敢，献丑献丑，我的字拿不出手……”

从商洛回西安途中，车行至秦岭最高处突降漫天大雪，真有“雪拥蓝关马不前”之感。下车四顾这座被称为“父亲山”的“圣山”，回首此行，我不禁为商洛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不搞大开发、实施大保护的历史担当而感慨，情不自禁地吟道：“时届清明商洛行，欢歌笑语载征程。一重山水一幅画，一日历经四季风。先睹人间仙人洞，再留十里杜鹃情。喜观秦岭漫天雪，回首岭南春正浓。”

二

在商洛，丹凤名气不小。这源于丹凤有两个驰名中外的“商标”。丹凤葡萄酒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名扬海内外，当年在西安上学时和同学聚餐，端起酒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个人喝了一瓶丹凤葡萄酒竟然没醉，照常上课，从此我便记住了丹凤葡萄酒。更重要的是，丹凤出了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

有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大人物——贾平凹老师。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一直心怀梦想，想想看曾养育平凹老师的那一方神山圣水，探寻这方水土是如何开启平凹老师文学智慧之门的。

2021年“五一”过后，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终于有机会踏上丹凤，这块我神往已久的土地。

车到丹凤通用机场时，大约中午11点多，机场负责人李总说先到各部门看看吧，我说还是先去职工食堂看看。走进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职工食堂，几十个小学生正在用餐，蛋、奶、鱼肉、时令水果放了几大桌，孩子们正吃得带劲。李总说：“孩子们从西安来，正在开展航空研学活动。”我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业务拓展方向。”李总告诉我，机场已与多所学校签订了合作协议，每年有2000多名学生来机场进行航空研学、开展航模大赛训练，不仅如此，机场还承担了许多飞行训练培训项目，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飞行员。

看到机坪上停了4架飞机，机库还有2架，我对李总说：“生意不错嘛！”李总开心地笑了。说话间，一行旅客正走向一架飞机，这是飞往河南南阳的航班，我快步上前，走到一位中年男子跟前说：“有航班了，出去方便多了吧？”男子看了看我笑嘻嘻地说，他在南阳开了店，主要卖丹凤土特产。航班一通，他再也不用走冤枉路了，往返两地的成本节约了一大半，生意明显好多了。

作为通用机场，飞播造林、航空护林、洒药防虫、低空旅游是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每年飞行量达13000多架次，涉林面积12万余亩。虽然经济效益微薄，但兹事体大，事关大秦岭的环境保护，机场人心里有一本政治账，从不马虎。危难之时，抢险救灾，机场更是义不容辞。2022年夏日的一个傍晚，丹江上游突降暴雨，引发洪水，机场所在商镇的40名正在丹江河中纳凉的群众被困在河中央的浅滩上。因天色已暗，河道地势复杂，洪水越来越猛，河水持续上涨，且卷杂着大量沙石树木，当地政府组织的冲锋舟已无法靠近施救。而这时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在未来几小时丹江上游仍有暴雨预警，两座水库因强降雨导致泄洪压力较大，须尽快泄洪，被困人员所在位置十分危险。丹凤通用机场接到政府紧急救援指令后，立即协调正在机场执行任务的中飞通航公司，研究直升机救援方案，机场全体人员立即返岗进入紧急状态。夜间飞行、野外起降对航空器救援工作是一个极大考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李总亲临现场，组织飞行保障。经过近2个小时23架次飞机的转运，包括2名消防战士在内的42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被救的大部分都是妇女儿童，走下舷梯的那一刻，他们用拥抱、竖起的大拇指和热泪向机场人表达着他们的感激和敬意……

听说丹凤通用机场在丹凤县城和棣花镇中间，距两地都不到10公里，我对同行人员说，晚上就住棣花镇吧。同事提醒我棣花镇是旅游区，按规定不能住。我突然想到平凹老师把他的老家棣花镇的风土人情和山水景色写进了小说《秦腔》里，获了茅盾文学奖，各地的粉丝纷至沓来，棣花镇成了商洛著名的打卡地。可惜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此行只能和棣花镇擦肩而过了。虽有些遗憾，但我从日益繁忙的丹凤通用机场深深感受到，商洛人依托丹凤通用机场打造中国秦岭飞行小镇，进而带动乡村振兴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丹凤通用机场已成为商洛人与现代文明接轨的重要窗口。

三

2023年仲夏时节，站在洛南元扈山峭壁上留下的28个鸟迹图形文字面前，我对文字始祖仓颉有一种深深的愧疚……

据说当年仓颉遵黄帝之命在阳虚山上石室里造字，洛水里的乌龟背上密密麻麻的网格内镶嵌的象形符号，让仓颉顿生灵感，他夜观天象星辰、昼察山川河流，结合雪地上的爪痕蹄印以及洛河上的花鸟鱼虫，创造出了能够代替结绳记事象形的文字。从此，人类迈出了从蛮荒到文明的重要一步。

千百年来，文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成为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连接全球华人的重要纽带。无论身居何处何地，对文字的尊崇，已深深地渗透在华人的血液里。

而今，洛南人在阳虚山下、洛河之滨，正全力打造仓颉小镇。依托仓颉造字遗迹，以仓颉造字为核心，以仓颉碑林为文化主题，精心打造谷雨祭仓颉核心地标、汉字源流馆及现当代书法篆刻博物馆、再造元扈风图、灵龟负书、阳虚鸟迹、墨染黑潭等仓颉造字文化遗址，建设中华仓颉汉字文化博物馆、主题教育拓展基地、康养养生度假区及滨河景观带，再现“仓颉圣创、大美胜地”的山水人文景观。这不能不说商洛人秉承仓颉的创造精神，对中华文字的又一重要贡献。

在洛南，你不仅能感受到中华文字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还能随时感受到山水间跳动着的灵动音符。

相传黄帝带着乐官伶伦在洛南呼仑山上寻访，伶伦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凤的鸣叫声激昂昂扬，凰的鸣叫声柔和悠长，伶伦用腔体厚薄均匀的竹子断取二节之间，根据凤凰叫声的高低定出了12个律管和“六律”“六吕”，音乐中的“十二律”律名便由此而来，伶伦也因此而成为“中国音乐的始祖”。

洛南人依托这样的音乐文化底蕴，在县城西南部打造了一个占地一平方公里的音乐小镇。这里有可容纳1万余人观看演出的露天音乐广场；有能实现音乐创作、录制、剪辑、发售于一体的音乐工厂；有以音乐文化为主题的酒店；有非遗手工、文创产品音乐风情商贸街。在不远处的呼仑山上，还建起了伶伦文化研究院，展示中华民族音乐、中国音乐史、中华音乐史等文化遗产，为普及大众音乐艺术知识，传承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平台。洛南人正在通过培育“丝路国际音乐节”和“丝路国际音乐论坛”两大国家级文化品牌，将这里建设成国家级音乐产业基地。在这里，人们在为洛南厚重的历史文明惊叹的同时，更会为洛南人对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智慧和精神所折服……

生态文明、现代文明、历史文明在商洛这块热土上交相辉映，绣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我从心底呼唤，朋友，来商洛走一走、看一看吧！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定会让你惬意喜欢，流连忘返。

时针已指向清晨5点40，隐隐约约能听到不远处山村里鸡的鸣叫和狗的吠声，月亮已悄悄地溜到了山那边。同室的冯先生翻了个身，见我正斜靠床头凝视着窗外，问我：“睡得咋样？”我笑着说：“有月亮和鼾声做伴，挺好！”（单位：西部机场集团）

让读报成为一种习惯

□王蓓蕾

我工作的地方，是黄陵桥山深处的一个小镇，相比大城市可能获取信息没那么便捷。于是我养成了个习惯，忙完工作闲暇之际，就会翻看报纸或者阅读数字报刊，读报便是我获取行业资讯、各种知识的重要途径。

数字报刊为读报提供便捷，但我更喜欢阅读纸质报纸，因为刚刚印刷好的铅字，闻着有一种淡淡的墨香，用手触摸它，指尖还能感受到一丝温暖，不知是阳光照耀的，还是文字给予的。上大学的时候，周末闲逛时路过报亭，我总会慢下脚步，买上一份当日的报纸翻看，结伴的同学有时会不解，我笑着解释，这是我的习惯。

读报习惯的形成源于我的爷爷。身为农民的爷爷是高中文化，据说还学过俄语，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算是挺有文化的人。爷爷长期以来的一个习惯，就是读报。从我记事起，我就常常看到邮递员骑

着自行车，定期来我家送报纸杂志，而且数量还不少。每年年初或者年末，邮递员都会给爷爷送来一本厚厚的《邮发报刊简明目录》，我曾翻阅过，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对于报刊的介绍，还附了样图、刊号和价格。订报纸这件事，在农村除了一些企事业单位，个人订阅是很少存在的，但爷爷坚持了很多年，而且有时还会在家门口给乡亲们读报，或者是在田间地头向大伙儿分享报纸上的资讯。后来，连没上小学的妈妈也跟着他开始读报，认的字越来越多，我现在常常回想起陪着爷爷奶奶一起读报的日子，觉得甚是温暖。

我喜欢读报，除了需要获取时事资讯，更喜欢阅读报纸副刊中的文字，副刊每个版面的名字都用的很妙，让人有美的联想和不同的体验。父亲常说，人生其实就是一所大学，经历过的每一件事都教人成长。我想，报纸也是我学习写作的大学，副

刊就像是其中的一门课程，一篇篇精妙的佳作，是我写作路上的引路人，像一位位风格各异的老师，带领我走入不同的文学课堂。我的文章，终于在无数次阅读学习、寻找灵感、修改打磨后，被报纸选用印成了铅字，这些都有赖于读报这个习惯。

报纸，随着时代的发展，由铅排到光电，从报纸到网端，经历了很多变革。数万年报纸，千万篇文章，又以不变的情怀记录了多少时代变迁、沧桑变化，又带给读报人多少启迪和成长，陪伴读者走过漫长岁月。

相信读报这个习惯会一直陪伴着我。等到我两鬓苍苍、头发花白时，仍在阳光下或者台灯下，在寂静的时光中翻阅报纸，手边的水杯冒着热气，读着读着，就忘了时间……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



南飞天鹅北京逗留 李欣 摄

江城子·东篱又见菊花黄

□何春华

东篱又见菊花黄，琉璃盏，斜斜阳。白草轻霜，银杏落金芒。轩窗微启闲月照，光如来，夜未央。闹市旷野浮暗香，茱萸只，难成双。旧事追昔，无奈廊桥长。此去经年空白头，茶已冷，人相忘。



小雪时节，空气中有了一丝丝、一阵阵的寒意。天气预报说有雪，这不，午后雪就纷纷扬扬地飘了起来。地面虽落不住雪，可墙上、树上、屋顶上，走街串巷的黑狗身上，稀稀疏疏的白渐渐改变了事物原先的颜色。

小时候，这样的天气，东马的巷道中通常会有一群孩子呼啸着在雪雾中穿梭。每每也会有几个孩子因为不小心而摔倒在高低不平的泥土路面上，正在兴头上的立即起身，追赶着前行的队伍。也有的会哭出声，换来的还是小伙伴“胆小鬼，以后不带你耍了”的集体嘲笑。

这样一群人，有使不完的劲，一个个衣服沾满尘土，一个个脸上挂着汗痕，不知疲倦地奔跑在东马村东西城子的大街小巷。这样一群人，有我的长辈，有我的同辈，也有我的晚辈。从前，这群人的衣服差别挺大，有人崭新、有人破烂，可笑容一样灿烂。现在，衣服差别不大，无非时尚与传统、个性与大众，笑容仍然一样无邪。

有时候想，对于下雪天，为什么大多数人总有着雀跃之情。除过雪花晶莹、飘扬，寓意的纯洁之外，更多或许是雪的到来意味着一年的结束，秋收冬藏。一个“藏”字，写出了多少农耕时代独有的、粮食坚挺的存在感。

刚上班那年，腊月二十六的时候遇上大雪，交通顿时瘫痪，想回东马的渴望却在那个雪夜异常强烈。县城中心街、桃林路上卖年货的占了大半个路面，风陵渡渡口的人在街边就地支起摊位现做现卖，以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车到万家岭时不走了，这怪不得司机，剩下我一人，论成本怎么算都划不来。加之上车时他说可能只到万家岭，是我急于回家非要坐人家的车。好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清冰尚处于消散状态，再过一个时辰，道路必然会变为又滑又亮的巨大溜冰场。

冬日里麦田顽强的绿全变了样，成了白茫茫一片。西北风扫过，落雪薄厚也不均，薄处暗绿三五，厚处有着耀眼的白。尤其地畔落雪处，呈现出漂亮的流线、鱼肚壮，那是有艺术气质的风雕刻而成。

路上行人稀少，天空也无鸟的踪影。天高风寒，雪野中有小兽足迹，村落中有犬吠传来。回到家时，黑夜已将村庄包围。看到父母忙碌的身影、弟弟顽皮的模样，听到不时传来鞭炮清脆的响声，回到空气中黑火药的的气味。所有不快，在这一刻全部化为回家的踏实感和安全感。原上缺水，有心之人，冬天时盛一桶

雪吊在水井中，待夏天取一杯饮用，实在是玉液琼浆。村中有乡医将其作为药引子，言其用途甚大。

我们这儿的民俗，新娘子过门，须步行进村。遇有冬天，雪后消融，那些红衣女子不留神摔一跤，巷道看热闹的人便会发出善意的笑声。印象中最狼狈的是赵亚军他二舅媳妇，穿了洁净的白婚纱，一跤之后沾满了雪泥，还把手中提的镜子弄碎了。气得赵亚军的母亲变了脸色，直说：“我就知道结婚穿白的不吉利。”事实证明这真的是迷信，几十年过去了，两个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凡是被时间这把尺子检验之后优势生存的，必然有着适合本地的特殊基因。比如乡土树种，从小视野里看到的树，无外乎是桐树、杨树、槐树，而现如今随处可见的银杏、法桐、樱花，从前也只存在于课本当中。到了冬天，阔叶树褪掉绿色，瘦下身子，枯枝伸展在空中，树梢直愣愣地瞪着天空，一大片这样的白杨树倒显得几许苍凉和深邃。换作几棵柿子树，那可真是龙鳞

也消散了味道。房顶的瓦松了，雨后院落的苔藓爬了，那一根毛竹不知何时已长成一簇簇，一年四季绿莹莹。

那年深秋回东马，妈说，去看看你爷爷。他看起来精神还好，可我知道他患的是癌，已转移。医生说，长不过百天。没有奇迹发生，人在冬天走了。晚上出纸，下着大雪，巷道里湿漉漉一片，唢呐亮亢的声音响彻前巷，暗夜中一群白衣孝子在明亮的灯光下行大礼。不到一周，周末一大早，妈从外边急匆匆回来，语带哭腔说，我要回东马，你彩秀姨不行了。冬天的农人多起得晚，到村上时几个人在巷道十字路口闲聊，还不知道前巷已发生的事，反而疑惑着问，咋回来这么早。彩秀姨和我妈用现在的话说是闺蜜，从小一起玩，后来又都从东马一组嫁到了二组。六十多年的关系，那份感情弥足珍贵。这事尚未结束，我们巷子西头的心叔又故去。待事情过后，细寻思，这一年内我们二组前后故走了5个人，铁男表弟、猪脸叔、闷爹、彩秀姨、心叔，记忆里一年之中，从未走过这么多人，不免有些心痛和怅惘。

四野皑皑一片，唢呐声从村内飘到村外，孝子们的哭声里有悲痛、有遗憾、有后悔、有不舍。人的情绪是易传染的，一个“哭灵”的女子白衣素缟，抱着遗像，绕着棺材，磕头跪地，涕泪长流，其声也哀、其言也悲，惹得周围人唏嘘不断，孝子们更不忍一睹，号啕大哭。

这个冬天，雪下得苍苍茫茫，似乎不甘情愿，仿佛身不由己，好像一个被迫在聚会时背唐诗的小孩。这世间，太多的事并不完全由自己意愿控制，一场雪的到来与否也是同样。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之思想，实在是珍贵而富有。人，常在裹挟中前行；事，常在裹挟中进展；物，常在裹挟中变化。这种裹挟改变了许多，山川、风月、人类、历史。这种力量来自何方，是物理、是化学还是风水？在前行的洪流中，我们做了什么，努力改变过什么，爱过什么、恨过什么，或许，这便是人生的意义。

有时想想，小时候的东马和成年后的东马，哪里会有什么区别。变了，其实是人心。变了，大概是失却的安全感，那是因生命离开，故人远去后留下的巨大空白而产生的焦灼与焦虑。

雪落东马，何止千万年，人一生遇见的也不过百次之内。明白了这个道理，便知晓最理性的，是去追求生命的厚度和宽度，而长度，就交给裹挟前行的力量，交给柔软却坚韧的内心。

（单位：潼关县委宣传部）